

老竹棍的罪名

谭庆楠

家里曾有过一根老竹棍,老爸爸用它打过人。小时候,家里要是哪个小孩不听话,爸爸就拿它对谁进行“家法伺候”。

后来,我们在学校学会了怎么“保护自己”,这根老竹棍就失踪了,我猜它是畏罪潜逃了。

这根竹棍曾经在我们家犯过什么罪呢?虐待罪!它在我们家三个小孩的灵魂深处,留下了道道红痕。

小孩子顽皮呀,精力足,懂的道理又少,经常是闯了祸还浑然不知。我小时候喜欢蹦蹦跳跳的,妹妹和弟弟也是。我们就在家里的床上跳,享受着悬空时带来的快乐。你一下,我一下,能在床上蹦跶两个小时。我们哪里知道这样会把床垫里的弹簧弄坏呀?年幼的我们只懂得自己的那份快乐。

然后就是我爸下班回到家,他气鼓鼓地问:“是谁把床弄得那么乱的?弹簧都出来了!”那声音太吓人了,就像电视里发怒的将军,吓得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敢承认。爸爸就抄起竹棍问:“我数三下,老实交代!”见我们都没说话,爸爸举起竹棍开始数:“一!二!三!”整个客厅里只有爸爸的声音,我们仨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,紧接着这竹棍重重地落在了我们的皮肉上,客厅里响起了惨烈的哭喊声。

小孩子的眼泪是暂时的,爸爸说我们是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,因为我们还是调皮又捣蛋,要么是弄坏了门栓,要么是摔碎了瓷碗。只是我和妹妹弟弟都长了经验,看到爸爸抄起竹棍问:“我数三下,老实交代!”我们就马上低头说:“我错了”,爸爸也就没有再计较了。

有次我烧穿了锅底,想着犯下这么个“大罪”横竖都要挨打,索性就不承认了,也许爸爸打我时还会因为犹豫而手下轻点。老竹棍戳在我的眼前,我害怕地握紧了拳头。爸爸警告我说:“我数三下,你不承认?”我选择了保持沉默。挨之而来的,是老竹棍一次又一次用力地抽打我的皮肉,我的眼眶一下就红了,不停呜咽着,倔强地不肯哭出声来。爸爸看我泪眼汪汪的,大喊:“我再数三下,说不是不是你烧穿的?”我不情不愿地认了错,想营造出一种“屈打成招的假象”。我也是长大后才认真思考过,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,除了我,还有谁能烧穿锅底呢?

读初中后,我跑去跟爸爸说:“你以后不能打小孩了,这是犯了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!”爸爸笑了,没有说话。只是这以后,家里的老竹棍就不见了。也是从这以后,严肃的老爸爸越来越爱笑了,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使命。

时间一晃,我也步入了而立之年。那根有罪的老竹棍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。前几天和爸爸看电视,看到有位家长按教育专家的建议,温柔地喊着正在玩橡皮泥的孩子去写作业,可孩子们充耳不闻,这位家长只好生气地吼道:“老子数到三”,孩子们立马就乖乖去写作业了。看到这里,爸爸在旁边感慨:“还是数一二三管用啊!”我笑着看向爸爸,没有说话。

那个意气风发的“将军”已经成了头发灰白的小老头,恍惚间,我像是看见了那根老竹棍,它和爸爸的身影重叠在一起。曾经,我急着给父亲定罪,给老竹棍定罪,却忘了自己的罪。或许应该说,大家都没有罪,只是爱与伤害并存,而不善言辞的人更擅长承担而已。



▲操坪巷内,泛着那个年代特有韵味的老房子。

▲矗立于上坡处的操坪巷路牌

操坪巷的旧时光

欧阳光宇

弟在这里迎娶他的新娘,我则抱着年幼的儿子在这里捧场。两年后弟弟的女儿出世了。那个时候还是胶片相机时代,我抱着个相机,围着半岁的娃娃拍来拍去,好不容易拍到了一张好照片。

操坪巷12栋南面的情景有点特别,朝东立着一个高大的倒锥体+圆柱体的水塔,不知这个水塔现在是否还在发挥作用,水塔往西面下坡的坡道边,植有几棵桂花树;现在邻水塔的那棵桂花树的树冠已经长得很大,这一季桂花正香,原来这里还有石桌、石凳供人休闲;水塔往东是劳动局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栋宿舍,宿舍前整齐地建了一列杂物间,若隐若现地打了几个红色的“折”字还留在外墙上,也不知是何原因,一直未拆。有年头的爬山虎藤萝顺杂屋间屋顶垂挂,并顺着电线杆一直爬到顶端。

在操坪巷见到的树,更是颇有年头,见得最多的是樟树,在通往株洲水厂的巷道,两旁像行道树一般植的全是高大的樟树,有十来棵。樟树外,桂花树、广玉兰、泡桐、铁树、构树也常见;从操坪巷走过,在某个安静的巷道拐弯处,还能看见一弯墙头青砖镂空的水泥围墙,一扇上端铁丝网镂空、锈迹斑斑的绿色铁门,都泛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韵味。

操坪巷紧邻家润多超市、房产大厦,再通过分支的巷道往南走,穿过原市一医院(现株洲市妇幼保健院)到达朝

南的院门,这时往西看便是东岸风光带的城市阳台景观……仅举这三个地方为例就可操坪巷四通八达,被繁华的商业资源环抱,因此在操坪巷做小吃的有那么几家,但并不多。

我父母退休后不久,在操坪巷12栋住了十多年,养花、喂八哥、读报、带孙娃,然而,“乐莫乐兮新相知,悲莫悲兮生别离”,母亲在酸甜苦辣的人生中沉浸了一辈子,最终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,先于父亲辞世。她生前是一位内科医生,曾对许多病人进行临终关怀,并用娟秀的字迹为离世的病人写死亡病例记录。临到母亲自己时,她选择在我父亲的陪伴下,坐在家中的靠背椅上告别世界。她不再麻烦的同行,为她写死亡病历记录。2015年年初,母亲去世后,父亲还在操坪巷12栋居住了一年多时间,他和母亲都是唯物论者,父亲住在母亲离世的房子里,一点也不害怕,只是房子楼层高,年久失修,多有外墙渗水的困扰。

父亲这时无心打理楼顶的花草,我赶紧把楼顶的铁树和罗汉松,请人搬到我居住的小区,托园丁帮忙移栽,现在七年过去,这两棵盆栽都长成了树的模样,铁树还盛情地开了一次花。

2016年夏天,我们劝父亲从操坪巷搬到河西居住,就此,我基本结束了盘桓于操坪巷十余年的日子,而坡上操坪巷,终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一笔。

地名记忆

株洲有条街巷,身处闹市,但并无闹市之喧,而是一以贯之地守着一份平和与淡然。

这街巷名操坪巷,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巷子,东头连着建设南路,西头面临着湘江,早先巷子西头有开放的水泥楼梯,可供人下坡至沿江路;横过沿江路,便可下到湘江边嬉水玩耍——我有位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同事,说他儿时家在操坪巷,因为巷子离湘江近在咫尺,她常跑到湘江边嬉水玩,而她在皮肤偏黑,也是那时湘江边的太阳晒的,后因修东岸风光带,操坪巷西头的楼梯拆了,砌起了墙,居民不能随意下楼梯去湘江边了。

因为从东西两边进入操坪巷都得上坡,可见操坪巷的地理位置比较高,而且高处有大片平地。民国时期有一支部队曾在此驻军,就着坡上平地出操、操练,操坪巷由此而得名。现在看来,将部队驻扎在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进可攻,退可守,而且操坪巷西头即是湘江,汲水之道不止一条,取水颇为方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这一大片平地陆续建了十余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宿舍,有原市公安局、劳动局、一医院、科委、株洲日报社、彩印厂、科协等,现在在巷子的东头,还能看到株洲水厂的厂牌。

我与操坪巷结缘,在我的而立之年,也就是千禧年世纪之交的时候,我父母家从文化路9号搬入操坪巷12栋株洲市一医院的宿舍。父母把这套房作为弟弟的婚房,弟

旧事

时光深处的老磁带

马俊

母亲收拾老屋,翻出半纸箱老磁带。我在院子里翻动着老磁带,纸箱和磁带上厚厚的灰尘,在正午的阳光下簌簌而落,仿佛多年的光阴之尘都被弹去了。迷离之中,我觉得这些老磁带像是老唱片一样,带着一种古旧昏黄的色彩,与现实隔着厚厚的时光之门。轻轻打开来,时光深处的往事,便像轻盈的鸟儿一般飞了出来。

那时我是“文艺青年”,喜欢文学和音乐,觉得这两种艺术形式是“文艺青年”的标配。我写着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文字,哼着充满忧伤惆怅味道的流行歌,把青春酿成了一杯味道十足的酒。那时候的流行歌曲,我几乎都会唱,还唱得像模像样。因为经常在班里表演节目,也拥有了不少“粉丝”。一位男同学送了我一盘磁带,是刘德华的专辑,里面有我最喜欢的《忘情水》。我如获至宝,决定买一台小录音机,这样就可以随时听歌了。因为手头紧张,也不好开口跟家里要钱,我开始克扣自己的伙食。同宿舍的几个姐妹知道了,便提议大家凑钱买录音机,到时候一起听歌。

小录音机买回来了,把磁带放进去。随着磁带悠悠转动,动听的音乐从里面飘出来了。我们颇有激情,于是集体跟着刘德华的歌声唱起来:“给我一杯忘情水,换我一夜不流泪……”青春的歌声,回荡在宿舍里。不过,别人只是三分钟热度,新鲜劲儿过了,她们懒得听歌了。而我这个“文艺范儿”十足的人,便得以独享美妙的音乐。我一向喜欢,听歌是一个人的事,只有独处才能沉浸到歌曲表达的情绪中。

周末的时候,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。我一边听歌,一边看书,感觉文字仿佛被音乐催开的花朵,一个个都带着芬芳之气,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。至今我都记得那样安静的时光,沉淀和洗涤自己,把寂寞变成一个人的狂欢。

不过问题来了,我需要不断买新磁带,这样才算不辜负录音机。我喜欢的歌手很多,林忆莲、叶倩文、黎明。我照例是克扣自己的伙食,省下钱来买磁带。买磁带,成了我的一个个小目标,我逐一实现,很快就拥有了一个大碟磁带。磁带分AB面,听完A面,再翻过来听B面。周末的时候,一堆磁带横陈于床上,随意取之来听,那叫一个惬意啊!

一盘磁带听久了,就不那么好用了。有时候听着听着,磁带在录音机里面被绞住了,声音变得“啞啞啞啞”。我赶紧关掉录音机,小心翼翼地取出磁带。磁带已经成了一团乱麻,不过我有办法,就是把细长轻薄的磁带理顺之后,再用一支铅笔转动磁带,直到磁带完全复原。理顺磁带的过程,需要特别有耐心。有一次,同学帮我修被卡住的磁带,因为心急手又笨,她气得把磁带全都抽出来,扔到地上,踩上几脚,狠狠地骂道:“这破玩意!”可真正爱它的人,是不会怕麻烦的。

岁月如同缓慢转动的磁带,悠悠地走了又走,留下一串串动人的故事。时光清浅,青春温柔。磁带陪伴我的那些时光,远去了。如今我们无论想听什么歌,只需轻轻动动手指,下载后即可收听。或许因为太容易得到,感觉任何歌曲都不是那么走心了。那些温暖的老磁带,现在已经彻底无用了,因为如今连录音机都找不到了。不过,老磁带就像曾经温暖过我们的故人,虽然走散了,但一份惦念仍旧存于心底。

记事本

秋文裁缝

武开龙

秋文是我们村子里的一名光棍,自从他的老婆被人拐跑后,就整天披头散发、浑身臭气,是一个让人嫌弃、遭人戏弄的疯子。

那时,我刚上小学,学校和大队部连在一起,建在一座山丘的顶上,有两三百师生,很热闹。学校是孩子们的乐园,也是秋文最主要的活动地点。

每天早上,全大队的孩子都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往学校赶,秋文也必定在其中。他虽然高大,但瘦得如同一棵枯树。白皙冷峻的面孔,挺拔的腰背,披着一头乱似鸟窝的长发,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,远看,像极了当年的香港明星郑伊健。他似乎每天都穿着一件泛着油光的棉衣,棉衣里的棉花一朵一朵地往外钻,后背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,风一吹,露出的棉花像绵羊的尾巴,一颤一颤的。领子、袖口、前襟亮得像面镜子,至于棉衣的颜色是无法看出来的。秋文总是把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,边走边拉拉领子、伸伸衣袖,双手时不时在胸前和袖子上掸一掸,像是要掸掉上面的尘土。每次看他这样,我就躲得远远的,生怕他将衣服上的油渍弹到我的脸上。

秋文虽然平日里神志不清,但作为学校的常客,从不捣乱。课间,孩子们嘻嘻哈哈,追逐打闹,秋文只在一旁静静地坐着,哪怕有个别莽撞的孩子冲在他的怀里,他也只是用手轻轻一挡,面无私情地目送孩子离去。孩子们一上课,他便独自一人在校内外闲逛。他有个儿子和我们一个班级,可能是为了监督儿子,秋文有时也会蹲在我们教室窗外的矮坡上,双手架在膝盖上,身子一动不动,眼睛滴溜溜地转,像极了我家姑家那座钟里的猫头鹰。

因为和师生相安无事,校长和大队干部都没有干涉秋文,任他在学校自由自在。然而,表面上波澜不惊的秋文内心却藏着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,一旦爆发,就会令人瞠目结舌、胆战心惊。

一次大课间,秋文的老婆来看儿子。秋文老婆长得如花似玉,美艳动人。秋文本来闭着眼睛蹲在墙角悠闲地晒太阳,一听到老婆的声音,恰似弹簧一跃而起,顺手操起垫在屁股下的砖块,向老婆砸去。好在他老婆早有防备,侧了一下脑袋,砖块擦着她的耳朵飞了过去,落在教室的窗户外上,“咣当”一声,手腕粗的窗格子一下就折了。

眼看没有砸着,秋文又饿虎一般,飞身扑向老婆。此时,秋文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温顺,他两眼通红,眉毛竖得老高,太阳穴青筋暴起,似乎积蓄了全身的力气,一记直拳向老婆胸前刺去。“啪”一声,老婆已经倒在了两米开外,顿时面容失色,话都说不出来。秋文没有手软,借势又紧跟上一脚……好在校长和几名老师就在不远处,立马横身一挡,将秋文死死按在地上,另外几名女老师将他老婆扶进办公室,才避免了一桩惨案的发生。

这场秋文打老婆的大戏让孩子们开了眼界,大家一致认为秋文是武林高手,一般不出手,出手不一般。从此,孩子们再也不敢惹秋文了,连他的儿子都不敢逗,即使无意识地撞了秋文,也一定是边说“对不起”,边没命地逃。

其实,听老一辈说,秋文是我们那一带最出色的裁缝。秋文自幼跟随父亲学裁缝,他天资聪颖,据说一学就会。长袍、短褂、春衫、冬袄都恰身合体。据说,他还给县长、局长们做过西装;为富家太太和时尚姑娘们做过旗袍。他的手巧无人能及,缝制时,他手中飞针走线,如同画笔,在布料上描绘出千变万化的图案和线条。他对每一块布料都倾注着十二分的热情,哪怕是给老人做寿衣,都一丝不苟,简直能使每一件衣服都成为独特而珍贵的艺术品。

秋文还很有自己的创意,他将父亲的旧军衫改成儿子的新外套;将母亲的大花裤改成女儿的小花袄;盘扣花色百出;针脚细密平整。他做衣服不用拉尺子,将对方面左右一打量,操起剪刀就下布料,成衣后,保准长短肥瘦不差分毫。布是家织布,粗细疏密都千差万别,这就要盘算好布料的缩水,否则新衣服洗一次水就缩了一大圈,无法穿第二次。秋文火眼金睛,任何布料经他一摸、一捏、一搓就了然于心。秋文根据布料的质地进行裁剪缝制,刚缝制出来的衣服似乎不平整,可一下水就合身了,而且不管洗多少次,这衣服都不会变形走样。这一招就连了他五年的徒弟都学不来。

被裁剪下的边角废料都是秋文的宝贝,完工后,秋文将这些碎片、布条拼凑起来。主家若是有小孩上学,就缝制成书包;主家要是有了嫁娶男女,就缝成一对枕头;最不济,他也会给主人缝一个烟袋、两个钱包。这些物件花花绿绿,别具韵味,让主人喜出望外、赞叹不已。据我娘说,因为手艺好,我们村的老辈中找不出没穿过秋文缝制的衣服的人。

秋文很忙,他的裁缝摊子一直从东家转到西家,张村转到李村,一年到头都歇不了几天,有时就连除夕都在别人家里过。有手艺的人就是不一样,当时,秋文家可谓是过得红红火火,秋文理所当然讨了个漂亮的老婆。秋文为老婆缝制衣服更是精心,颜色艳丽、款式新奇,这婆娘一日换三套,打扮得花枝招展,惹得那些串家走户的江湖术士一见到她就挪不开腿。可因为秋文整日不着家,老婆终于跟着邻村一个货郎跑了。

打那以后,秋文就疯了,最初总是念叨着老婆的名字,忽一天,他将老婆所有的衣物一把火给烧了。此后,他只要碰着老婆就打,打得老婆连孩子都不敢来看了,不久,人家传来口信——老婆突然无疾而终。此后,秋文就变得更加沉默不语了,平日里只有四处游荡。

不记得是二年级时的寒假后还是暑假后,秋文便再没来上学了。据收破烂的老胡讲,在县城看见过秋文翻垃圾找东西吃;牛贩子老李讲,在衡山牛市上看见过秋文帮杀牛的屠夫打下手;媒婆张大太太讲,在秋文老婆的坟前看见秋文哭得昏天黑地……传闻归传闻,反正我们再也没见过秋文了。

有人说,秋文疯了是那跑江湖的货郎下了蛊;有人说,是秋文每天回家太晚了;也有人说,是秋文用情太深……